

ECONOMIC SENTIMENTS

Adam Smith, Condorcet,
and the Enlightenment



经济情操论

亚当·斯密、孔多塞与启蒙运动

〔英〕艾玛·罗斯柴尔德 (Emma Rothschild)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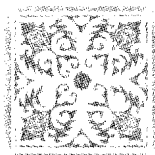
赵劲松 别 曼 /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ECONOMIC SENTIM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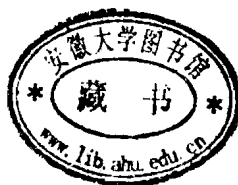
Adam Smith, Condorcet,
and the Enlightenment



经济情操论

亚当·斯密、孔多塞与启蒙运动

[英] 艾玛·罗斯柴尔德 (Emma Rothschild) / 著
赵劲松 别 曼 / 译



北航

C163349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情操论：亚当·斯密、孔多塞与启蒙运动/（英）罗斯柴尔德著；赵劲松，别曼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3

ISBN 978 - 7 - 5097 - 2990 - 8

I. ①经… II. ①罗… ②赵… ③别… III. ①西方经济学 IV. ①F09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64897 号

经济情操论

——亚当·斯密、孔多塞与启蒙运动

著 者 / 艾玛·罗斯柴尔德
译 者 / 赵劲松 别 曼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	责任编辑 / 王晓卿 张英利
(010) 59367004	李秀梅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责任校对 / 仪莉霞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9.75
版 次 /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字 数 / 323 千字
印 次 /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2990 - 8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09 - 6695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ECONOMIC SENTIMENTS: Adam Smith, Condorcet, and the Enlightenment
by Emma Rothschild

Copyright © 2001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根据哈佛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译出。

经济情操论

——亚当·斯密、孔多塞与启蒙运动

本书讲述自由放任主义尚在初生年代的故事。从18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20年代的半个多世纪，欧洲大陆经济生活中热情与恐惧并存；人们对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经营项目兴奋不已；对限制交易进行的规则心怀不满；同时也对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1776年所期待的“平等、自由和公正的自由主义方案”（liberal plan of equality, liberty and justice）充满信心；而对1816年在圣赫勒拿（St. Helena）研究《国富论》的拿破仑（Napoleon）所描述的“面向全民的自由贸易”新体系心怀疑虑，这一新体系将在近代社会的数次“剧变”中激发人们所有的想象力。^①

在如此激荡的年代里，经济生活同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相联结，经济思想同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宗教思想相互交织，冷静、理智计算的生活与善感、富有想象力的生活交织在一起。从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变化、思想历程的发展中，经济富足的原因将逐渐被发现。同时，这些原因也将更多地从个体的思维走向和讨论，以及对未知的一切无所畏惧的探索当中得以体现。

我认为，将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经济思想放在这个时代的政治、法律以及哲学争论的背景中来考察，将有助于加深对那个时代各种事态的了解。我们将会看到一部更加清晰的历史，并多少可以窥见为现代经济和政治生活所不熟悉的一幕。

但本书同样也和现实相关。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书里关注的争议议题在当今也依然存在。这些从亚当·斯密的时代持续到今天的争论，例如自由放任还是国家干预，遵从还是变革现有制度，理性抑或信仰，等等；在21世纪初的新背景下，这些议题更凸显出了现实意义。与法国大革

^① WN, p. 664; Comte de Las Cases, *Le Mémorial de Sainte-Hélène*, ed. Joël Schmidt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68), 2: 1441 - 42.

命发生前后的自由贸易主张相类似，当今世界仍然处在完全商业化和不确定性中，而这也正是本书关注的论题。

18 世纪末探究贸易改革的小册子，在当时很快就被认为是局限且技术性的。在 1803 年，让 - 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就曾写道，《国富论》“仅仅是混乱的各种观点掺杂着一些积极的知识”，充满着历史的细枝末节以及各种“具体事实”。在简·马塞特（Jane Marcet）1817 年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对话》中的那位天真的对话者卡洛琳（Caroline）曾抱怨经济学与“税关、贸易、税收、红利、走私、纸币和黄金委员会等等有关”，而亚当·斯密的著作不过是一部“并不明智的术语集合”。^①

在下文中，我将超越对 19 世纪初期的关注，回顾更早期、更开放的政治经济学。我将重点涉及 18 世纪两位象征着冷静、理性启蒙运动的学者：孔多塞（Condorcet）和斯密。他们在许多方面都持相互对立的观点。以法国大革命为例，孔多塞强调的是其理性、普世的启蒙意义，（关于人类社会前景的）“乌托邦”式启蒙观；而斯密只强调简化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启蒙意义——“保守”式启蒙观。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两位哲学家都专注于商业规制方面的相似细节，都注意到了孔多塞在 1790 年所描述的那种贸易政策中“恢复彻底自由（贸易）”的思想，^② 他们都对经济规律的存在以及普遍不确定的政治政策感兴趣，都对作为讨论过程和解放过程的经济生活充满兴趣。因此，我认为，重新解读一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学，也相当于发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启蒙运动。

在本书所涉及的历史时期内，政治经济学已被看做一门科学。实际上，早在 1771 年，孔多塞就抱怨在“经济科学”中“几何学语言”被滥用，而且杜尔哥（Turgot）神学的一名反对者在 1780 年以其“无用、猥琐且扭曲”的观点^③认为“经济科学”“已经有点过时了”。但在这段历史时

① “Discours préliminaire,” in Jean-Baptiste Say, *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 ou simple exposition de la manière dont se forment, se distribuent, et se consomment les richesses* (Paris: Deterville, 1803), pp. v-vi, xxv; Jane Marcet, *Conversations on Political Economy; in which the Elements of that Science are familiarly explained*, 2nd ed. (London: Longman, 1817), pp. 5 - 6.

② “Sur le préjugé qui suppose une contrariété d'intérêts entre Paris et les provinces” (1790), in *OC*, 10: 136.

③ Condorcet, letter of 1771 to Count Pietro Verri, in *OC*, 1: 282 - 284; [J. B. de La Porte], *Le défenseur de l'usure confondu, ou réfutation de l'ouvrage intitulé: Théorie de l'intérêt d'argent* (Paris: Morin, 1782), pp. 1 - 3, 9.

期的早期，经济思想同宗教、政治、道德的观念相互联结的特点要比晚期更加明显。而这种相互联结意味着在经济与政治关系，或者是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之间，只存在一个变化着的、模糊的边界。

在让-巴蒂斯特·萨伊的论述中，“从亚当·斯密开始”，政治经济学才被定义为“关于财富的科学”，得以与全然不同的政治学区分开。^① 1823年，剑桥大学第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经济学家乔治·普莱姆（George Pryme），警醒地看到了斯密之前将经济与政治问题混杂在一起的做法。普莱姆写道，“自斯密起，政治经济学与纯粹的政治学之间的区分，通常能被注意到了”。政治经济学已开始成为有序的学科体系；“尽管与政治哲学相比，它显得不那么有趣，但它的影响范围却更加广泛了，因为它同样的适用于专制或是民主（社会）”。^②

这种新的政治经济学定义符合当时的分类标准。1807年，黑格尔（Hegel）曾形象地描述了这一标准，说它是自然科学展览馆中对“天地之间所有事物的分类方法”，就像“用一张纸糊起四脚的方桌，或杂货店里贴好各种标签的货架子”。^③ 孔多塞本人通过他的社会科学理论以及他在18世纪90年代的方案，对随后出现的政治经济学专业组织作出了贡献（这些方案包括为把数学应用于政治、道德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留出一席之地）。^④ 而在上一代人中，斯密对新的分类宗旨清晰的特点作出了评价。在18世纪60年代《国富论》的一个早期版本中，他提到了近代哲学的分支，即“机械学、化学、天文学、物理学、形而上学、道德、政治学、商学和评论学”。它们的作用是“在整体基础上更多的作品被创造出来，科学的数量由此得到大量增加”。^⑤

但是，新的谨慎风气和审慎的政治经济学都与后革命时期政治形势的紧张相适应。18世纪最末期政治经济学的表述习惯，大多像马尔萨斯

① “Discours préliminaire,” in Say, *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 p. vi.

② George Pryme, *An Introductory Lecture and Syllabus, to a Course delivered in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Smith, 1823), pp. 3, 6.

③ G. W. F. Hegel,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1807), trans. A. V. Mill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31.

④ “Sur l'instruction publique” (1791 - 92), in *OC*, 7: 536 - 537; 有关孔多塞对社会科学的观念，见 Keith Baker, *Condorcet: From Natural Philosophy to Social Mathema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⑤ “An Early Draft of Part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 *LJ*, p. 570.

(Malthus) 在《人口论》第一段的描述那样, 法国大革命将“摧毁地球上正在退缩的民众”。^① 为此, 法国经济学家在 18 世纪 90 年代反雅各宾派 (anti-Jacobin) 和反哲学的著述中都受到了牵连。同样, 在 1798 年, 与康德 (Kant)《论系科之争》政治改革主张的拥护者一样, 经济改革者也被认为是服从“革新主义、雅各宾主义以及政治改革者的共谋, 构成了一股对政权的威胁力量”。^② 启蒙运动的性质, 或者说商业社会中不确定的、反抗型的思想特征已被归咎于这一时代的道德革命。

在本书中, 我所关注的经济学著作属于另一个不同的、单纯的世界。在这里, 斯密和孔多塞、休谟 (Hume) 和杜尔哥不厌其详地论述自由贸易学说; 在 19 世纪初的那些年, 他们当中没有一人以专业的政治经济学家身份而为人们所熟识。他们同样写作关于哲学、科学史、思想史以及政治学的著作。他们还都曾经担任过政府官员。休谟逝世于 1776 年, 杜尔哥逝世于 1781 年, 斯密逝世于 1790 年, 孔多塞逝世于 1794 年, 而这时距离雅各宾派恐怖统治的结束仅有几周的时间。他们都从属于一个更早期的思想领域。当托马斯·杰弗逊 (Thomas Jefferson) 在 1799 年列出阅读书目时, 他列入了洛克 (Locke) 的《人类解放论》(*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斯密的《国富论》和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Esquisse d'un tableau historique des progrès de l'esprit humain*)^③。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 孔多塞的目的是叙述从最早期的圣人到“洛克、斯密和杜尔哥的深刻分析”为止, 有关精神、道德和法律思想发展的历史。^④ 对于亚瑟·孔多塞·科纳 (Arthur Condorcet O'Connor) 这位娶孔多塞之女伊莱扎 (Eliza) 为妻的爱尔兰陆军上校而言, “杜尔哥、孔多塞和斯密”是政治经济学“科学之父”, 但他们所建立的包括“永恒的平等”在内的

① Thomas Robert Malthus,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as it affects the Future Improvement of Society, with Remarks on the Speculations of Mr. Godwin, M. Condorcet, and other Writers* (1798), in *The Works of Thomas Robert Malthus*, ed. E. A. Wrigley and David Souden (London: William Pickering, 1986), 1: 5.

② Immanuel Kant, *The Contest of Faculties*, in *Kant's Political Writings*, ed. Hans Rei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183.

③ 这是 1799 年 2 月 27 日的来信。见 Robert Darnton, “Condorcet and the Craze for America in France,” in *Franklin and Condorcet: Two Portraits from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97), p. 37.

④ “Avertissement” to the *Esquisse des progrès*, in *OC*, 6: 282.

基本原则却已被革命后重建时期的“所谓新派经济学家们”推翻了。^①

以上就是我试图描述的一幅关于早期世界的画卷。本书的第一章主要描绘了18世纪晚期经济生活中的情操与特性，以及无所畏惧的思想；个体人物的思考，能不时把人们从对暴力的恐惧、不公正的烦扰中解放出来。第二章讲述1790年亚当·斯密逝世后随之而来的荣誉，包括这一荣誉与法国大革命理念之间不易察觉的关系，以及整个18世纪90年代，政治经济学在法国、英格兰和苏格兰发生的演变。第三章和第四章是关于经济政策的两大争议，这一争议影响了18世纪后期经济思想的形成。在第三章中我们首先讨论了第一个争议，其内容涉及谷物的自由贸易，包括贸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向自由贸易过渡的问题。在第四章中讨论了第二个争议，即有关学徒制与行会制的争论，包括对市场和劳动力的自由放任，各行业中政府和商业的关系等。

第五章的主题是“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候这一思想被视为斯密经济学思想的主题。我要指出的是，斯密本人其实对“看不见的手”持不同的观点，甚至对它持怀疑态度。我们应当置身于另一个特定的、更为熟悉的“看不见的手”的时代：如在《麦克白》（*Macbeth*）中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的“血腥而看不见的手”，或者是在伏尔泰（Voltaire）的《俄狄浦斯》（*Oedipe*）中拒绝了不幸的英雄并在他的头上不停盘旋的那双“看不见的手”来理解这一思想。但“看不见的手”也带来了一些颇难解决的问题。如经济思想与宗教思想之间的关系，个人的政治选择与经济选择之间的关系；个体如何在规则约束下实现自己的利益，财富如何向政治权力转变，以及权力变化如何改变了规则等。

第六章是关于孔多塞的成就，在孔多塞关于经济政策的著作中，他探讨了竞争规则、交易带来的政治影响，以及对经济议题的表述方法等密切相关的问题。第七章讲述孔多塞对普世的、全灌输式哲学的批判，这一批判哲学已被视为18世纪启蒙运动的特征。这一章还涉及孔多塞描述的真理、美德和幸福所构成的“牢不可破的链条”。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这一观点被视为统领孔多塞政治思想的主题。在第八章中我将探讨关于经济情操和政治情操的理论，以及这些理论在政治启蒙（包括在不确定性的或自由放任世界中的政治）上的应用。

^① Arthur Condorcet O'Connor, *Le Monopole cause de tous les maux* (Paris: Firmin Didot, 1849), 1: 51.

斯密和孔多塞参与的有关盐税、学徒规则，或绵羊出口限制的辩论细节，与那段时期的政治思想一样（如左派改革与右派的保守、政府与市场，以及启蒙运动的性质与流派的区分等），对于现在的读者而言非常陌生。在 21 世纪徐徐展开的画卷中，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在许多重要的方面，这个世界由法国大革命以及之后的重建所定义，也由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与政治保守主义的联盟所定义。而建立在反对 18 世纪 90 年代暴力革命的基础上的政治保守主义，在 19 世纪的政治制度中占据了支配地位。

但同时，21 世纪初期的我们依然生活在革命后的新世界中：不再心怀对革命的恐惧，政治制度比 19 世纪和 20 世纪任何时候都更为自由。无限贸易的说辞更加不受质疑。古老的、已经失去了普遍意义的 18 世纪晚期的田园牧歌式的政治、经济思想又重新变得熟悉起来。孔多塞在 1786 年曾写道，“在美国这一新社会中人权受到尊重，这个伟大民族所达到的文明状况对所有其他民族是有用的……它教会我们，无论在何地这些权利都是相同的”。关于法国大革命，他在 1791 年写道，“（法国大革命）为人类的希望开辟了一个广阔的领域……这场革命（的作用）不在于一个政府，而在于一场观念和意志的革命”。^①

21 世纪初期的新展望有着更加广阔且没有界限的未来感。在这个商业社会中，我们对无止境的不确定性以及骚乱的想象力更能感同身受。在 18 世纪晚期，此二者都被认为是商业自由化的后果。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以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研究其经济思想的努力，同样也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今的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状况。

① 孔多塞批评了美国新社会的许多方针，例如对商业贸易不间断的管制、奴隶制的延续，以及对宗教宽容的有限性。见“De l'influence de la révolution d'Amérique sur l'Europe”（1786），in *OC*, 8: 13; “Sur l'instruction publique,” in *OC*, 7: 434 - 435。

目 录

经济情操论

——亚当·斯密、孔多塞与启蒙运动	1
------------------------	---

第一章 经济趋势

1

情操的历史	1
-------------	---

文明的商业社会	4
---------------	---

无畏的心智	7
-------------	---

两种启蒙运动	10
--------------	----

魔鬼本人	14
------------	----

英雄气质	17
------------	----

一种内部的震颤	20
---------------	----

理性的寒光与经济生活的温暖	23
---------------------	----

理想的国家	27
-------------	----

纵容与漠视	33
-------------	----

历史的启发	39
-------------	----

启蒙思想与当前	48
---------------	----

第二章 亚当·斯密与保守经济学

53

著名的哲学家	53
--------------	----

18 世纪 90 年代的苏格兰	59
-----------------------	----

经济与政治自由	62
---------------	----

慷慨的劳动力报酬	66
----------------	----

片面的理性自由主义	71
斯密的真正情操	73
 第三章 商业与国家	 81
互惠性依赖	81
短缺、匮乏与饥荒	82
贫穷与一般均衡	86
杜尔哥预防饥荒的政策	88
诠释斯密与杜尔哥	91
时间的推移	93
 第四章 学徒制与无保障	 97
离奇的冒险	97
学徒制的平等问题	98
公司与竞争	100
教育与学徒制	106
学徒制与童工	112
学徒制：关于奴隶贸易的题外话	116
变化的法理学	119
历史与制度	125
 第五章 血腥而看不见的手	 128
朱庇特（Jupiter）的看不见的手	128
战栗吧，不幸的国王！	132
意图与利益	137
政治影响	144
教权主义体系	147
斯密的“斯多葛主义”	153

秩序与设计	159
一个有说服力的策略	161
解释与理解	165
最有可能的价值观	171
进化了的秩序	176
自由思想的两个缺陷	184
第六章 经济与政治选择	188
拉顿 (Raton) 十分震惊.....	188
普遍的经济依存	191
不作为的印象	193
沮丧的灵魂	197
贫困、税收和有害健康的工厂	201
数理方法	207
社会选择和经济程序	213
讨论与宪法	219
经济竞争和宪法选择	222
第七章 孔多塞与价值观的冲突	229
冰冷的、描述性的笛卡儿式理性	229
多样性和单一性	231
牢不可破的链条	239
文明的冲突	240
不协调的普世主义	242
家庭美德	246
假想的启蒙思想	250
思考与讨论的自由	254

第八章 失序的世界	258
一种不同的启蒙思想	258
斯密与孔多塞	261
不确定性与优柔寡断	263
情操体系	270
文明的政治讨论	274
经济的情操	279
尚未恢复的世界	289
合宜的平等	294
缩略语	297
致 谢	298
译后记	299

第一章 经济趋势

情操的历史

1763年1月，亚当·斯密在他的修辞学讲稿中提到，对塔西佗（Tacitus）而言，“历史写作的美感”就是政治理论有关情操的描述。在斯密看来，历史事件有其内生与外生的动因，前者与人类的情操相关，后者则与环境相关。斯密认为，正是由于忽视了内生原因才导致现代历史学家的著作“大都沉闷呆板”。相比之下，古代的历史学家们则专注于个人的“思维的感受与激荡”或是“人类思维的运动”，从而作品显得更加精彩。斯密推测，塔西佗的计划是，通过引导读者“进入历史人物的情感与思维中”来讲述历史中的公共事件。斯密说，这样写作历史，“或许并不能够教会我们很多有关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的知识，然而它更为生动，并且会引导我们学习一门有用的科学，即有关人类行为动机的学问”。^①

而人类行为的动机，也同样是斯密的关注点。他的第一位传记作家杜格尔德·斯图尔特（Dugald Stewart）在1793年的斯密传记中写道，斯密终生都在研究“在所有活动中人的本性，尤其是有关人类的政治历史”。他关注“人类思维的原则”、“人类宪法的原则”以及“思想的自然进步”。这一研究风格，正如在《道德情操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以及“他为数众多的具有引导性的文章”中所展现的那样，充分体现在他“对人物和习俗的刻画”上，或者体现在“当他作品的主题引导他强调想象与内心的时刻”。^②

① *LRBL*, pp. 112–113. 这些是斯密于1762~1763年在格拉斯哥大学所发表的演讲的学生誊写本。斯密并没有将演讲发表的打算，而且在斯密去世前不久他的确销毁了他的几乎全部文稿，包括有关修辞的早期演讲的文本。参见 Dugald Stewart, “Account of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Adam Smith, LL. D” (1973), *EPS*, p. 327.

② Stewart, “Account,” pp. 271, 291–292, 314–315.

在斯密笔下,《国富论》是“对大不列颠的整个商业体系的……猛烈攻击”。^①但是,它也是一部有关日常商业贸易的历史,是“理性和修辞进步的必然结果”。^②《国富论》还是对人类思想史的一份贡献,它是对日常生活中的个人情操与思想迸发的刻画。正如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在《查理五世传》中所言,斯密的巨著在欧洲封建社会厚重的神学暗影之下,以“被忽视、被压抑、蒙昧的人类思想”作为开端。^③它终结于一个新的启蒙社会中。在这样的社会,个体独立,有理性也有争端,有贸易也有交换。人们以各自的偏见,谈论烦恼与压抑,以及反思各自的道德情操。

本书所涉及的这一时期有关经济生活的争论,本身也是一场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思想与演说的角度来描述的。如,杜尔哥认为,自由贸易就是一场“买卖双方之间的辩论”,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订立合同、捕捉传闻、讨论彼此承诺的价值,并反思“观念与现实的风险”。^④孔多塞在1775年发表的关于垄断和垄断者的论文中,以列举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的《多情客游记》的开篇来揭示了这样的场景。在这本书中,伤感旅行者约里克与小酒馆老板M.德桑在加莱大街上谈论着购买一辆轻便马车的事情。孔多塞写道,“他(约里克)感觉到从心底生出的一股对M.德桑的隐隐的仇恨”;伤感旅行者象征着对现实世界的敌意:他讨价还价,最后以12基尼成交,甚至还在“平衡商业贸易带来的情绪”上占了优势。^⑤

① Smith to Andreas Holt, October 26, 1780, in *Corr.*, p. 251.

② *WN*, pp. 25, 30.

③ William Robertson, *The History of the Reign of the Emperor Charles V* (London: Strahan, 1769), 1: 18-20; 罗伯逊写道,“在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之后,黑暗重回并扎根于欧洲,而且比以往更为厚重”(p. 20)。

④ “Lettres sur le commerce des grains” (1770), in *OT*, 3: 326; “Mémoire sur les prêts d'argent” (1770), in *OT*, 3: 192.

⑤ “Monopole et monopoleur” (1775), in *OC*, 11: 43; Laurence Sterne, *A Sentimental Journey* (1768)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6), pp. 33, 38. 在18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法国,斯特恩的书格外流行。其中最著名的两位崇拜者就是孔多塞的朋友 Amélie Suard 和 Julie de Lespinasse, 他确实是取了斯特恩深爱的英印混血儿 Eliza Draper 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名字(而这一个名字稍后也成为孔多塞女儿的昵称)。参见 Francis Brown Barton, *Étude sur l'influence de Laurence Sterne en France au dix-huitième siècle* (Paris: Hachette, 1911), pp. 25-37, and *Correspondance inédite de Condorcet et Mme. Suard, M. Suard, et Garat (1771-1791)*, ed. Elisabeth Badinter (Paris: Fayard, 1988), pp. 139, 180.

斯密在《国富论》的开篇就提出，财富的源泉应该从对经济规律的把握中找到，这种把握对于个体差异很大的人们（例如哲学家与普通的街头搬运工人）而言都有共性，它本身是理性与演说才能的成果。斯密将文明社会中的“公平而又有目的的贸易”关系与不平等个体之间（包括狗及其主人之间）那种“屈从、奉承式的殷勤”的关系做了比较。^① 在他的自然法讲稿中，斯密将交换比做一种雄辩术。斯密认为，“每个人都必须去说服别人，这很明显是本能的意愿”，而这是“人类思想的原则，在这一原则基础之上会发现交易的意向”；“对我们而言，支付一先令这种具有如此简单明了含义的行为，实际上是在提供一个论据来说服一个人去支付，并要说明这样对他而言是有利的……按照这一说法，可以说所有的人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地对其他人进行演说”。^②

对斯密而言，经济生活同时是一个有关情操的问题。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写道，对关注与重视的渴望是世人忙碌辛劳与熙来攘往的主要目的，而“我们追求财富而避免贫穷的行为主要是出于对人类情操的关怀”。^③ 情操是经济奋斗的目标，也是经济交换的附属品。在商业生活的各种关系中，个人的判断常常与自己和他人的情操评价有关。与人们生活中的其他方面相同，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所有人都对斯密所说的“彼此的特点、意图与行为”感兴趣。他们有荣辱感，渴望得到承认和尊重。他们都有“焦虑并沮丧的时刻”。^④ 在孔多塞 1776 年的《对谷物贸易的思考》中，他认为税收改革将释放出“压抑的情绪”，而且，对穷人而言，自由贸易还将减轻他们对被忽略的恐惧、“被无视的感受，以及毫无防备地暴露于所有的烦恼与暴虐之下的感受”。^⑤

情操影响着经济生活中的理性，而理性也影响着情操。^⑥ 在 1821 年，贾科莫·利欧帕迪（Giacomo Leopardi）在提到“情绪化的”这个词时说

① WN, pp. 25 ~ 26, 29.

② LJ, p. 352.

③ TMS, p. 50.

④ WN, pp. 120, 768.

⑤ *Réflexions sur le commerce des blés* (1776), in OC, 11: 161, 191.

⑥ 大卫·休谟在《关于道德的原则的调查》(*Enquiry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中写道，“理性与情操在几乎所有的道德决定和结论之中同时存在”，它们还共存于斯密和孔多塞所说的经济关系中。David Hume, *Enquiries concerning the Human Understanding and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ed. L. A. Selby-Bigg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2), p. 172.